
ICANN73 | 筹备周 — 新 gTLD 项目启动 10 周年纪念：与运营商的对话
大西洋标准时间 2022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三 — 14:30 至 16:00

苏·舒勒 (SUE SCHULER): 谢谢！亚历克斯 (Alex)，请开始录音。很好。请注意，有一个问答窗格，如果你们有想问的问题，可以在里面提问。我会监视聊天框。现在交给马丁·萨顿 (Martin Sutton)。

马丁·萨顿: 谢谢苏，也谢谢大家参加本次 ICANN73 会议，暨新 gTLD 项目启动 10 周年纪念。对于我们许多 10 年前就参与这个项目的人来说，这期间有乐趣，有兴奋，有高潮，有低谷，也有挑战。有各种各样的体验，确实丰富多彩。同时也非常热闹。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借此机会让大家坐下来，就它给个人带来的变化、涉及到的工作、从他们的角度一路以来看到了什么以及实现了什么展开一些讨论，因为这是 ICANN 在 2012 年开放新 gTLD 时引入的一个非常雄心勃勃并且不断变化的项目，为使它取得成功，大家付出了许多艰辛的工作。

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所有在 ICANN 内外兢兢业业，努力让这一切发生的人，应该庆祝这个 10 年的里程碑。

在我们回顾这 10 年的同时，对于那些期间参与的人而言，也可能会勾起一些记忆，因为我们参与的人数众多，你们可能会回忆起自己的经历、不得不面对的一些意想不到的挑战、乐趣、期间结交的新朋友，所有这些也都是重大收获。在它勾起你们的回忆和怀旧情绪

注意：下文是通过音频文件转换而成的文本文档。尽管文本记录稿基本准确，但某些情况下会因音频不清或语法修正而导致部分文本缺漏或有误。本文本的发布旨在作为原音频文件的补充资料，不得视其为权威记录。

时，请随意在聊天框中分享，就 10 年前发生的事情创造自己的数字足迹，我们有望在会议结束前回顾这些经历。

言归正传，下面我要交给杰夫 (Jeff)，大家可能都知道，他高度热情，充满活力，具备迎难而上、获得成功所需的诸多特质，就像新 gTLD 一样。那么杰夫，请你来介绍一下讨论组成员和本次会议。谢谢！

杰弗里·萨斯

(JEFFREY SASS):

非常谢谢马丁，也感谢各位今天下午参加我们的会议。本次会议应该会很有趣，可能不像平常的会议，因为我们其实想要分享一些故事和趣闻。我们邀请了一组很棒的专家，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参与了 this 流程，我们将会从各自的角度回顾过去的经历，分享第一手的故事和趣闻。关于事实方面，你们可以自己去找，而不需要我们告诉你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你们可以去查。我们更想做的是让你们知道在幕后发生了什么，以及人们在台前看到了什么。

我们将会看看什么有用、什么没用，谁赢了、谁输了，有哪些创新、启发，以及现在随着第二轮的展开，预期如何。

人人都想知道域名系统 (DNS) 的未来是什么。有大量的讨论是关于 Web3 和所有这些新技术会不会挤压 DNS？我的回答是未必。让我们用事实说话。佳士得为 Beeple 的 NFT 拍出了 6900 万美元的价格，而 ICANN 的 .web 售价是 1.35 亿美元，所以 DNS 每次都赢了。对于今天讨论组的大部分专家来说，在参与这个有创造性并且通常有意义的顶级域的历史性引入机会上，我们花了至少 185,000 美元 — 在

很多案例中还远超过这个数目。所以我们谈混乱，谈友情，谈争用，最后还有消费者、注册人，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能保持运行离不开他们。

那么首先我们请讨论组成员自我介绍一下，告诉我们他们 10 年前扮演什么角色，今天扮演什么角色，因为这些角色大概率都发生了改变。按照我屏幕上的顺序，我们将依次有请洛娜 (Lorna)、史黛西 (Stacey)、马特 (Matt)、阿德里安 (Adrian) 和雷 (Ray)。洛娜。

洛娜·格拉登

(LORNA GRADDEN):

大家好，我是洛娜·格拉登，我是 Com Laude 集团的董事兼联合创始人。回到 2012 年，当时我领导团队为我们的客户在这个流程中提交了 120 个申请。正如我在简介中说的，我接受了 10 年的加强治疗，现在又重新融入社会，恢复了日常工作。

杰弗里·萨斯:

史黛西。

史黛西·金 (STACEY KING):

大家好，我是史黛西·金。12 年前我在英国奢侈品公司 Richemont 工作。我领导了他们的数字 IP 小组，并且我们申请了一些 TLD，从 2008 年开始，我们和很多其他人一起，参与发展了申请。后来我加入了 Amazon，运行注册管理机构大约 8 年，现在我是 Alexa Group 的一员，从事道德和 AI 方面的工作。

杰弗里·萨斯： 太棒了。马特。

马特·瑟林 (MATT SERLIN)： 谢谢，杰夫。首先，我对 12 年前的回忆比较模糊，不过实际上和我今天的职位非常类似。过去 20 年，我一直在企业域名空间工作。在 10 年前的申请期间，我在 MarkMonitor 负责客户成功和运营部门。我们和顶级品牌申请人合作。我想我们提交了大约 15 到 20 个申请，确切的数字我记不清了。和史黛西的介绍类似，我们并不局限于这个日期，其实在那之前的几年，早在 2008 年，我们就和想要了解 gTLD 是什么的人合作，研究申请工作。我想我们参与了超过 100 次电话会议，和企业研究这个项目。

杰弗里·萨斯： 阿德里安。

阿德里安·金德利斯

(ADRIAN KINDERIS)： 天哪，我还以为雷在我前面。大家上午好，下午好，晚上好。我是阿德里安·金德利斯。时光倒转，当时我是一家名叫 AusRegistry International 的公司的 CEO。我们是一家注册管理机构服务提供商，提供运行 TLD 所需的技术支持，同时帮助他们进行申请。我自己也投入了辛苦挣来的钱申请了几个域名，这种方式可能也使我成为了一家注册管理运行机构，直到今天我仍然拥有和运营着几个 TLD，包括 .shabaka，这是最早授权的 TLD，恰好也是一个国际化域名 (IDN)，也就是使用 ASCII 以外的文字的域名，此外还有 .film，

它似乎通过杰夫谈到的 NFT 获得了新的生机。稍后我会细谈。谢谢大家。

杰弗里·萨斯：

太棒了。雷。

雷·金 (RAY KING)：

我在 2000 年左右通过 SnapNames 进入 ICANN 流程，后来从 2007 年到大约 2012 年，我离开了这个行业，开设了另外一家公司，名叫 AboutUs，但是由于 ICANNWiki 我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我喜欢维基页面，并且一直在兼职做这个 ICANN 维基页面。2012 年，我想是在 3 月，我在哥斯达黎加抱怨说，“哦，天哪，我希望我投入了更多关注就好了。我希望我及时申请了新 TLD。”我记得蒂姆·斯威策 (Tim Switzer) 对我说“如果可以的话，你会申请什么？”我说“当然是 .wiki。”我想他当时大概在 DotGreen 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且非常熟悉这个流程。我说“你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及时获得申请吗？”当时距离截止日期大约还有三周半的时间，我想截止日期是 4 月 12 日。他说“那不切实际，但是如果你想去做，那么我告诉你方法。”于是最后我们就申请了 .wiki，后来距离截止日期还有几天的时候，我想既然做了所有这些工作，我们为什么不多申请一些呢？因为我们已经做了所有工作，现在我们了解了整个流程。最后我们申请了 10 个 TLD，并最终获得了 4 个。这就是我们的参与过程。

现在我仍然在运行 Top Level Design，它是 .wiki、.inc 和 .gay 的注册管理机构。你们可能知道，去年我们将 .design 卖给了 GoDaddy，我

他们还开设了一个注册服务机构，名叫 PorkBun，和 Top Level Design 一起帮助我们销售新的 TLD，这也很有意思。这就是我今天做的事。

杰弗里·萨斯：

很好。谢谢雷，也谢谢大家，我是杰夫·萨斯，马丁提到过。我最开始是 .Club Domains 的联合创始人兼 CMO。2012 年 3 月我加入了 Colin，当时已经提交了 .club 申请。那是我们申请的唯一一个扩展域名，后来我一直伴随着公司的每一个脚步，从“揭幕日” (Reveal Day)，到字符争用集，到赢得拍卖，再到以 50 Cent 启动并最终于去年将公司出售给 GoDaddy，正如雷所提到的。当我看到讨论组的时候，我发现条条大路通 GoDaddy。这本身就很有意思。

在我们回答问题之前 — 我们收到了很多问题，我们其实是想分享很多故事 — 我想玩一个词语联想游戏。在我们谈到这个 10 年历程时，会跳出来一些词，我挑选了几个，会发给你们每人一个词，请讲讲听到这些词，你们首先会联想到的故事。我相信随着会议的进行，我们将会谈到所有的词。

但是先从洛娜开始吧。洛娜，申请。

洛娜·格拉登：

哦，在凌晨 2:00 等待 TAS 加载。这段回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杰弗里·萨斯：

太棒了。雷，拍卖。

雷·金： 彼得·克拉姆顿 (Peter Cramton) 以及在博弈论方面获得博士学位。

杰弗里·萨斯： 马特，冲突。

马特·瑟林： 太吓人了。未知，对未知的恐惧。

阿德里安·金德利斯： COVID。一种类似于 COVID 的恐惧在全国蔓延。

马特·瑟林： 对。

杰弗里·萨斯： 冲突是我们大家都意外面临的一个有意思的障碍。

阿德里安，抽奖。

阿德里安·金德利斯： 好的，在我小时候，大概在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我和我的父母在观看乐透。这个画面对应有一群人前往洛杉矶碰运气，看着自己的 TLD 会不会像彩票被从一个大圆桶中抽出来，看着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授权。我前面说过，我们得到了第一个。那时很诡异。

可能要介绍一点背景，我知道你想让我做词语联想，搭配，但是可能值得一提的是，ICANN 找不到一个办法来以对所有公平的顺序授权域名，因此需要做一些事情…好吧，可能是另建一套顺序，也就是数字射箭 (Digital Archery)，稍后我会让你们谈谈。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决定要有一个技能游戏。这个技能游戏的效果不佳，于是就进行一个抽奖，看看结果如何，所以这就是数字射箭 — 哦，我这里是凌晨。

杰弗里·萨斯： 抽奖。

阿德里安·金德利： 抱歉。现在还很早。谢谢！

杰弗里·萨斯： 乐透，没错。没关系。

阿德里安·金德利： 乐趣多多，每一个数字开出来都会在人群中引起一片欢呼声。场面相当热闹。

杰弗里·萨斯： 史黛西，你也有一个词。揭幕日。

史黛西·金：

揭幕日，它既充满乐趣，又引发了混乱。我是指，在他们举办揭幕日活动时，我是在伦敦的一名观众，当时出现的只有单纯的数字。我想当时人们预期会有很多，但是结果比人们预期的还要多得多。另外我联想到的就是 Donuts，对吧？Donuts 确实在揭幕日大出风头。

杰弗里·萨斯：

对，我敢肯定在我们谈到申请之类的事情，还有其他故事的时候，我们绕不过 Donuts。阿德里安，你抢了我的词。我本来为自己预留了数字射箭这个词，不过没关系。就像阿德里安说的，他们想办法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人人都想要钻制度的空子，想法设法使他们的服务器更靠近 ICANN 服务器。在 .club 我们实际上投入了巨资，和申请费不相上下，来开发能让我们命中也就是最接近目标的数字射箭技术。在花了这笔钱之后，我们决定把它变成一门生意，所以我们参加了布拉格会议，瞄准客户以及其他注册管理机构，他们准备向我们支付每箭 20,000 美元来使用我们的数字射箭系统。之后，当然，我们被釜底抽薪，我们的钱也打了水漂。所以我敢肯定，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段有趣的时光。

阿德里安·金德利斯：

杰夫，我是阿德里安。你不会赢的，因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黑科技。我记得有一位董事会成员表示，整个系统可能会被钻空子，并且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在那之后关于他们将要使用的这个新技术或围绕数字射箭的新流程充斥着冒险的行为。后来我们证明了它很容易被钻空子。我想我们可能要对这个釜底抽薪负责。

杰弗里·萨斯： 好吧，那么我会寄给你一张我们研发费用的发票。

阿德里安·金德利斯： 哦，拜托，拜托千万要寄出来，把它寄给西蒙·德尔佐波 (Simon Delzoppo)。

雷·金： 我想最好的服务就是按成功率来付费，我发现这个业务计划非常好，因为基本上人人都有同样的机会说，“嘿，如果我帮你办成功了，那我就可以收费，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收费。”显然我们没这么做，但是我想那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

阿德里安·金德利斯： 你静音了，杰夫。

雷·金： 杰夫，你静音了。

杰弗里·萨斯： 抱歉。我敢肯定那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时光，然后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稍后我们将会谈到揭幕日，但是在那之前，我想请各位简单谈一下，你们申请 TLD 的动机是什么？在申请一个或多个 TLD 的时候，你们希望它给你或你的公司带来什么？我们可以按任意顺序，只要你准备好了就可以插话，或者我可以叫你，随便哪个都可以。洛娜，你想先来吗？

洛娜·格拉登： 我们客户的申请理由多种多样，有一些非常明确，比如他们想要比现有的 .com 更短的词。当时有一些非常清晰的商业案例。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因为不想错过未来，认为这会是…好吧，他们没有意识到下次机会要等到 10 年、15 年之后，但他们将其视作未来，他们想要参与到系统的发展中。

杰弗里·萨斯： 迈向未来的一步。史黛西。

史黛西·金： 我想你说得对。我为品牌工作，它是一个组合，是商标的延伸，你需要保护它。它也给了你大量机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网上使用你的品牌。我想大多数品牌当时都不知道，而且现在仍然不知道究竟要怎么做。它所花的时间我想比大多数人预期的都要多。这不仅仅是购买一个域名，还要花大量时间把它建立起来。但是保护品牌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想当时人们可能认为有一些事情需要改变。这不仅仅是关于域名。实际上它关系到创造不同于传统市场的一些新的空间，而不仅仅是出售域名或者从营销的角度使用它。

杰弗里·萨斯： 实际上这也是 ICANN 推出这个计划背后的真正用意之一，也就是要激发创新，并带来一些传统 TLD 所无法带来的机会，我们可以稍微谈谈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马特，你的想法是什么，你为什么加入？

马特·瑟林：

我要公开向我的长期支持者埃莉莎·库珀 (Elisa Cooper) 致意，她今天没能加入我们。但是对于公司应不应该申请 TLD，她和我当时都持非常怀疑的态度。正如我一开始时所提到的，我们可能进行了不下 100 场对话，我想我可以给出有力的证据，说明为什么公司应该申请，而对手可以给出同样有力的证据，说明他们为什么不应该申请，对吧？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听着，我们将给你们提供手头的所有信息，包括成本、流程。最后必须做出一个决定，你作为品牌持有人，作为公司，必须跟董事会商量做出这个决定。这不是一个廉价的努力，而是一项长期的承诺。”所以我们实际上花了大量时间来对人们进行教育，但是老实说，我们和客户进行了这些通话之后，双方都得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比如说，“不行，他们不应该申请，原因是这个、这个和这个”或者“他们应该申请，原因是这个。”

所以我想，看看 .brand 空间当年的表现，以及 10 年后的表现如何，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杰弗里·萨斯：

的确，看看 .brand 下一轮的表现，也很有意思。我知道在这一轮结束时，有一些品牌，包括我记得有 Twitter，他们大声抗议，因为事实上他们没能上车，他们渴望这个机会，但却没能获得这个机会，所以看看它接下来的表现将会很有意思。

阿德里安，你稍微谈到了你是如何加入的，但是令我同样也非常感兴趣的是，你是如何选择域名的，从注册管理机构的方面来说…从

国际化域名 (IDN) 到一些全球认可的名称，还有像 **film**，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范围。

阿德里安·金德利斯：

好的，谢谢杰夫。在中东我们花了大量时间来支持 ccTLD，也就是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并运行它们的后台。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沉浸在这个文化里。

有一些活动 — 我很快说一下在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活动。我记得我抬头看着一个广告牌，整个广告牌都是用阿拉伯语写的，但是域名，当然，是用 ASCII 写的。我当时一惊，心想“天哪，这太分裂了。更何况阿拉伯语是从右往左写，而域名却是从左往右写。”我想“天哪，那肯定让人很迷惑。”所以我进行了一些对话。这就是我想要以除了 ASCII 或英文之外的语言申请 TLD 的动力所在，可以这么说。

于是后来我们开启了一个流程，想要确定哪些名称可能适合，哪些会相当棘手，因为字符集中存在一些细微差别等等，后者会导致一连串复杂的问题。

关于 **.film**，我认为这是首要的事情。我们想要拥有互联网的一部分。我们认为那样很酷。我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从事这个行业，如果能够拥有这个行业的一些东西，我想会很有趣，而且很有启发性。最终这推动了我们去申请一些域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在所有申请上都取得成功。显然，把一切都剥离掉之后，**.film** 就和其他一些域名被筛选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交

易并且卖掉了几个，但是仍然保留了 .film，看到自从它们引入以来，沿着两条路径发展，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但是最终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拥有这个帮助世界运转、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的基础设施的一个核心部分。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那很有趣。我希望我能获得 .kinderis。拥有它，并且把它作为遗产留给我的孩子，我想也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但是就下一轮而言，我想我已经放弃了。届时将会有 40,000 个对它的申请，无疑我只能二级市场上获得它。谢谢！

杰弗里·萨斯：

的确，我想对于那个特殊的扩展域名，在第 2 轮中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阿德里安·金德利斯：

我想不会。

杰弗里·萨斯：

尽管如此，我想你其实道出了大多数人的动机。我敢肯定，如果科林 (Colin) 在这里，他会就 .club 说出同样的话，也就是拥有互联网的一部分，拥有这个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一直延续的东西。只要我们不捣乱并遵守规则，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永久性许可证，这是大多数业务都望尘莫及的。所以这很有趣。我认为它对很多人都很有吸引力。

雷，你呢？

雷·金：

好的，我想在 2012 年之前，我花了大约 5 年时间在维基空间工作，我非常喜欢维基技术，协作文化，并且在不同的主题上为朋友们制作了维基页面。“嘿，我喜欢打网球”，那么你可以去网球维基页面，或者其他类似的页面。

所以这个想法，也就是我们可以打开一个域名空间，可以是任何主题 .wiki，在我脑海中非常强烈。我想这个主意太棒了，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热衷的爱好。如果你热衷上网，可以找到其他和你有同样爱好的人，然后你们可以一起创建一些东西，对我而言这是这个世界最美妙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做 ICANNWiki 这个项目那么长时间。基本上这就是我的动机。

当我们开始之后，我提到我们从一发展到了 10 个 TLD。我想我们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如果 wiki 可以，那为什么 .blog 不可以呢，毕竟那也是一个平台。之后我们便爱上了这个艺术，所以最终我们秉持着这种热爱申请了一些，这就是我们是如何深入参与这个流程，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这么做了。

杰弗里·萨斯：

的确，那真的很有趣。因为我听到有传言，所以应该澄清一下，史黛西和雷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对吗？

雷·金：

据我所知没有，但是也许可能有，我不知道，之后我要查查族谱。

杰弗里·萨斯：

好的，我就想澄清这一点。

这很有趣，雷，你提到了热情。我想热情也是我们申请 .club 背后的动机，或者应该说是科林申请背后的动机，因为我是申请之后才来的。但寻找一个词来代表社群的热情，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可，这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用这个词并把它打造成一个全球品牌的动机。

回想起来，也许我们应该像你们很多人一样申请许多其他域名，但是事后来看，我想集中在一个扩展域名上，把它当成自己唯一的孩子，然后将全部注意力放到它身上，对我们而言，从发展这个扩展域名的角度来说也是有益的。

雷·金：

的确，我也想谈一点，也就是你提到的同志情谊，在申请流程中我对此深有体会，我记得很多人对他们要申请什么都守口如瓶，但是科林就非常开放。他说“嘿，我们要申请 .club”，然后就布置一个大大的展位，表现得就好像他已经拥有了这个域名一样。这也是一个很棒的策略，实际上在与他的交谈中，我说“这些人都太热情了。我太喜欢他们了。” .club 在我们的清单上，考虑再三后我说，“.club、.team、.group 都非常相似。我只申请 .group 就好了。”因为我不想和你们产生不必要的重叠。那是一个非常广阔开放的市场，当时你可以申请任何域名。

我想这个子行业真是太酷了，我们大家都在做着相同的事情，但是却可以齐头并进，运营不同的 TLD。所以除了我们大家在同一个行业产生的最初的争用之外，我们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可以互相帮助。那绝对很棒，也是我喜欢这个行业的地方。

洛娜·格拉登：

还有揭幕日，如果此前你一直在孤军奋战，突然间到了那里，发现过去两三年还有很多其他人也在和你并肩作战，这不是也很棒吗？这是我最喜欢它的地方。当然，还有不稳定的 Donuts 效应。

史黛西·金：

我想补充一下。这很有趣，我想这种同志情谊是存在的，比方说在 .club 上，你们都非常坦诚地表明了自己要申请的东西。我想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时刻，因为事实似乎表明，最初的情况是很有趣，但是后来人们就想方设法地钻空子。我想知道，特别是自从揭幕日拍卖和达成私人协议等等以后，我们看到一切开始运转，那么在下一轮你们是否还能够这么做。这令人拭目以待。

杰弗里·萨斯：

对，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会非常有趣。你也提到了这个同志情谊的概念以及域名空间的独特性，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每一个注册管理机构都有自己独特的、专属的东西。一方面，我们还在竞争其他唯一的扩展域名。

但与此同时，我们其实不在竞争，因为到了最后，客户或注册人不会一定会选择 .club、.wiki 或 .film，他们会选择自己觉得有情感连结、最适合自己的业务或者在线形象或理念的域名。只要注册人满意，我们大家就都赢了。对吧？最终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域名被注册，但我们也希望每一个潜在注册人能够对自己选择的域名真正感到满意和高兴，并对它进行使用和推广。我们所有人都会因此而成为赢家。我想这是这个行业独具特色的一点。

阿德里安·金德利斯：

杰夫，我补充几句。我想到了几点。第一，作为后端注册管理机构服务提供商，这个流程对我来说竞争非常激烈，而申请流程的竞争性其实在于技术部分的运行，以及向所有申请人展示自己，实际上大型注册管理机构服务提供商正是由此诞生。虽然在那时，这些工作对 ccTLD 差不多完成了，但是大体上每一个 TLD 都是运行它们自己的技术。

所以对我们来说，竞争无比激烈。我认为有趣的地方在于，尽管在我们通过这个流程聚集在世界各地时，这种不可思议的同志情谊始终存在，大家都聚集在这些新 gTLD 会议上，在那里扎堆，等待接下来发布有关于它的信息，做笔记并交换笔记，但 ICANN 还是找到了一种方式，使我们在每一个节点都彼此竞争，因为这个竞争当然不仅仅是在你们所申请的字符串方面，一旦你获得了字符串，接下来就要竞争何时才能推出，或者进入拍卖流程，通过拍卖你可以成功获得申请。

实际上有一些不同的通道，要进入这些通道就必须竞争，而杰夫之前说的数字射箭，我认为它并没有破坏我们所在的机制。我想这种开放的沟通渠道，这个特殊的沟通渠道是在 ICANN 社群内部发展出来的，它确实有助于克服流程中的一些障碍，因为仍然有许许多多障碍 — 或者说在流程之后有一些问题需要理顺。

所以我认为 —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现在已经远离 ICANN 世界 — 但我认为这种同志情谊仍然存在，这个解决问题的要素仍然十分重要，因为你们将会需要它。

史黛西·金：

在这方面，我认为也存在一个文化的转变。而揭幕日就是文化转变的时刻，在揭幕日之前，基本上这是内部人的游戏，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社群内部的人在参与，他们多半一起工作，争吵辩论，然后再一起出去吃饭。

到了揭幕日，突然之间，新人加入进来，第一，他们不知道如何在 ICANN 环境下工作，第二，ICANN 实际上也不知道如何应对文化的转变，也非常想要维持过去开展业务的方式。我想在揭幕日后的几年，这种文化冲突其实愈发突出，并产生了新的文化。

杰弗里·萨斯：

对，揭幕日实际上很有趣，我也很想听到大家的看法和对揭幕日的回忆。因为它 — 你们认为有多少扩展域名被申请，有多少公司会申请？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我记得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我们不得和其他两个申请人竞争。

但是当一切公开后，就像你谈到的，史黛西，起初一切都是关起门来进行，突然一切就公开了，你可以看到其他人的申请，我们大吃一惊，因为作为单一 TLD 的申请人，我们为申请花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实际上我们押上了全部筹码。但是后来我们就看到了一些竞争对手的申请，像 Donuts 就申请了 .club。 .club 这个词甚至没有在申请中出现。我是说，他们几乎就是剪切粘贴了 300 个申请，我们心想，天哪，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和金钱？我们必须做所有这些工作吗？对于揭幕日，大家还有哪些其他看法？

马特·瑟林：

我想我的一个最大感受就是，没错，Donuts 提出超过 300 个申请着实令人震惊。但是，你也能看到传统的科技玩家，比如 Google 和史黛西的前雇主 Amazon，很大，对吧？我是说，这些申请的数量巨大。我们谈到了 ICANN 的文化，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内部人的游戏。在我看来，当时 ICANN 作为一个行业，高度的真正提升体现在这些科技巨头不仅申请了 .brand，而且还申请了通用名称。我想对我来说，这算得上是揭幕日最惊喜的时刻。

阿德里安·金德利斯：

我也同意。史黛西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我记得在揭幕日后不久，在后来的 ICANN 会议上，我见到了许多新面孔，令我非常惊喜。可以说 ICANN 离主流又近了一步。你说得对，直到那时，它还只是内部人的游戏。而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知道去申请域名？为了寻求申请，开展了什么全球性的活动？我想我们十分幸运，因为如果它当时就像现在这么主流，我们就无法获得域名，或者无法以便宜的价格获得。所以的确，我认为 ICANN 需要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不仅仅是要 — 我把我自己也算在内 — 聆听几个穿羊毛衫、戴眼镜的爱好者发表演讲，实际上它必须打入主流，并且[听不清]在我们身上。

杰弗里·萨斯：

请继续，史黛西。

史黛西·金：

我想这很有趣，因为在 ICANN 之外，我加入了国际商标协会的董事会，我记得做了大量关于新 gTLD 的演讲。它们是什么？在这个空间

中你应该做什么？这是不是很重要？即使你不申请，需要如何看待它？就在快要结束时，也就是申请的前一年，我开始做了一个演讲，就拿对于死亡的悲伤阶段举例，用它来比喻 CEO 和 CMOS 在考虑是否应该加入 TLD 流程，获得一个 TLD 时所经历的过程。

结果就是，有的人说好吧，我们去做吧，我会投入一个人一半的时间，因为它超级简单。所以我认为，在 ICANN 之外确实有大量的机制和外展活动正在进行。只不过 ICANN 没有看到。因为分离依然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内部人的游戏。

雷·金：

我们对申请数量之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会有大量的申请，但结果仍然比我们预期的要多很多。我想 Google 和 Amazon 的加入确认了一点，那就是，哇，我们在同台竞技。我记得我和 ICANN 维基页面的同事们做了大量工作，想要划分所有不同的类别，就像人们在考虑职业、运动、品牌和 IDN 以及平台的类型那样。所以那是一个重大时刻，同时也充满了乐趣。

阿德里安·金德利斯：

我还看到那些 TLD 蹦出来，心想“那是一个申请吗？”我记得有一天，[我一直在研究]，显然，是为了了解所有的申请。我依然对偶尔出现在我桌面上的名称感到惊讶。所以的确，我想由于我们提供的注册管理机构服务，我们对除了 Donuts 以外的规模有一定的了解。我想我们为 150 个申请提供了服务。所以我们只是这个游戏的一个小玩家，而 Afiliastars 们、Neustar 们以及 Verisign 们也在为申请提供自己的技术支持。我们知道会有一些玩家。但是显然，当大玩家

出现的时候，游戏格局就改变了。不过，到今天，我想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背出来，如果我们大家都坐在一个房间里，把实际通过的域名都写下来，我们能做到多少。也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它们有多成功，我们有看过它们。不过，那的确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杰弗里·萨斯：

我相信在 Donuts 求职有一个问题，在你申请那里的工作的时候，你需要飞快说出他们的所有扩展域名。你们听说过在 Google 求职很难。实际上 Donuts 更难，因为你必须背出那个清单。但是史黛西，你提到的悲伤暗示了在我们想要推出这些 TLD 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其中一些挑战的故事听起来会很有意思，在揭幕日之后我们大家都面临着挑战，后来解决了字符争用集并最终推出。大家有什么看法吗？

阿德里安·金德利斯：

抱歉，杰夫。在这之前，我看到了约坦·弗雷克斯 (Jothan Frakes) 的留言，谈到了很好的一点。我们谈到了揭幕日和新玩家的加入，我想在他们进入时，会问“为什么一切要像现在这样？为什么 ICANN 那么难？”他们忽略了一点，我想约坦说它们是布满老茧的手，也就是说，有很多人花了很多年时间做了大量工作，才让这一切差不多成了型。

我想很多新人第一次参加 ICANN 会议时肯定会想 — 他们忽略的是在那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做了许多让步，对于互联网核心的内部运行达成了许多谅解。所以我想在我们反思，并且像现在这样有点怀

旧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正是因为有很多人负责了大量的工作才有了后来的揭幕日。ICANN 和社群，更多的是社群。我想我们中的大多数参会者肯定也都身处其中。当时我在 GNSO 理事会，我们协助撰写了申请人指导手册的某些部分，并对此进行了评议，等等。

多年来有很多人投入其中，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随着新候选人的加入，他们仿佛唾手可得，“这是你的申请，你可以走了。”现在，那可能一直都很棘手。的确。它可能不像我们想的那么顺利。但他们肯定忽略了一个细节，就是在那之前，很多人做了大量繁重的工作。约坦，感谢你的意见。

雷·金：

我附议。我只想说，在这个流程中，我们经常受挫，我们很容易对 ICANN 等等感到失望，但是他们需要得到认可。当然，需要认可社群，还有为设置这个体系所投入的一切工作，以及 ICANN 员工所做的一切出色工作。基本上正是这些工作使我们完成了整个流程。

杰弗里·萨斯：

阿德里安、约坦和雷提出的这一点很好。的确，沿路有很多障碍。但是可以说，它发挥了作用。10 年后的现在，数百万申请人和注册人使用了他们的域名，并且每天都在继续注册有趣的新域名。因此所有努力都收到了成效。史黛西，我想你要说点什么。

史黛西·金：

我想下一个是洛娜，我在她之后。

洛娜·格拉登：

谢谢，因为我要谈谈阿德里安说的，他说新加入者进来之后，可以说是坐享其成。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其他人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或记忆，似乎有一种针对新加入者的保守派的感觉。对人们尝试的新业务模型进行过很多贬低。的确，它们当中有一些效果不达预期。但是肯定有这样的情况，“你们是这么做的，而我们一直以来都是那么做的。”

我想对于其中一些新加入者来说非常棘手，对他们来说，其实并不是坐享其成那么简单。

史黛西·金：

对，我要说的和这非常类似，虽然我已经参与了这个流程一段时间，但工作所在的公司并不熟悉这个领域。我想当 ICANN 决定开放它，不只是面向已经在这个领域中的人，而是任何人都可以申请，我不知道社群是否一定准备好了 — 人们将以不同的方式加入进来，想要做不同的事情，也会有不同的做事方式。

它带来了许多种方法，从这种多利益相关方政策驱动的流程中，我们创造了一个真正的行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团体将会规范这个更大的行业。对于首要目的不是卖域名的公司来说，这个流程非常困难。我还记得一些评论说，为什么不推出这些 TLD，为什么他们想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只要在注册服务机构注册，就可以卖域名。那是你应该做的，对吗？任何不同的事情在很多方面实际上都遭到了排挤。

我想这不仅仅是保护主义。也存在我们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但是我想，对于新加入者而言，肯定比那些在社群中呆了很长时间的人有更多的问题。

阿德里安·金德利斯：

对。史黛西，我同意你的观点。当然，我也很愧疚，因为有时，听着人们在麦克风前的发言我会翻白眼。我想说“天哪，你不知道它怎么工作吗？”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此前已经做了 10 年了。所以习惯成自然。

我相信 ICANN 努力理解人们看问题会有不同的眼光这一点。这里我说的 ICANN 是指社群。我记得垂直整合，一家注册管理机构能够在自己的 TLD 下在一个封闭空间内注册域名，因为他们想要但是不应该对其他注册服务机构开放，我记得这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争议点。假设我是 IBM，我只想在我的 TLD 下为我的公司注册我的域名，那么我就应该能够通过我自己的注册服务机构这么做。对，我可能仍然要有一个注册服务机构，因为 — 甚至这一点都会被质疑。我为什么不能直接把它们加到区中？

但是我想在一段时间内，真正的困难在于旧的规则必须加以操作，以支持新的观念。经过反思，我认为这一点或许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关于揭幕日，好的地方在于门被一下子冲开了。它不是涓涓细流，就像我们对前几轮 TLD 所做的那样。而是一下子冲破。实际上除了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别无选择。现在，它带来了一些阵痛。但是我想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那些想要以我前面所说的这种方式运营的 TLD 能够这么运营。

马特·瑟林：

而且我们花了几年时间争论申请中应该包含的因素，应该有哪些规则。我们讨论了一些事情，比如政府应该如何对待 TLD，允许什么或不允许什么，我们讨论了比如应不应该允许封闭 TLD，我们只是觉得后来大量这样的问题涌现出来，对此我想社群的反应是受到了冲击，类似于说，等一下，这里还有很多新玩家。我们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这里有一点保护主义 — 它会不会改变事情的运作方式？

实际上它导致了社群重新评估我们之前讨论的所有这些问题，这是一个有趣的流程，如果你是刚加入这个社群的新实体，说，等一下，我有一个申请。这些是规则，而现在你告诉我规则变了。

阿德里安·金德利斯：

史黛西，我们还在衡量 TLD 的成功，从总量方面，也就是受管理域名的数量。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做这件事。特别是 .film，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TLD。它完全达到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在这个空间中拥有 5500 个域名。它利润丰厚。它服务于预期的行业。所以我想，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可以定义成功。这好像又回到了那个问题，就是我们仍然没有接受事实，承认有不同的模型。而创新仍然在拓宽它的边界。

杰弗里·萨斯：

阿德里安，我认为这很有意思。这是关于如何衡量成功很好的一点，还有存在不同的模型。回过头来我想知道，使用受管理域名的数量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事实上是不是造成了一定压力，导致我们同时推出了所有这些域名。所以你们让注册服务机构不得不处理，我想是星期三，每个星期三或每隔一个星期三就会有 2 到 3 个

新的扩展域名出现。所以这些扩展域名必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获得注册服务机构的注意？而获得注意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数量。所以我想我们几乎是被迫采用了这种心态，必须通过很大的数量才能在这个似乎无休止的新引入流程中保留自己的一席之地。是这样吗？马特，请讲。我知道你有话要说。

马特·瑟林：

对。这很有趣，阿德里安，当你谈到定义成功的时候，我想很早以前，当我们在这个空间中只有 23 个 gTLD 时，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总量。每个人都只看这一点。后来我想，随着赞助类轮次的铺开，出现了像 jobs、.mobi，我想还有 tel、Asia，于是情况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后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并承认说，等一下，还有其他衡量成功的标准，而不仅仅是区的规模。之后当然随着新 gTLD 的引入，显然就出现了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定义什么是成功的 TLD。我总是喜欢看相关性、使用，对吧？所以如果是 .photography TLD，那么你要有一定比例的摄影师在使用，有活跃的网站，等等。所以这从某种程度上说肯定是 ICANN 和行业的演变，能够以与 20 年前不同的方式看问题。

杰弗里·萨斯：

对，马特，.photography 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这也让我联想起，根据旧的经验法则，域名必须简短，你想要尽量简短的域名，尽量简短的扩展域名，后来 .photography 横空出世，每个人都在想，好吧，它实在太长了，没有人想要使用它。特别是因为更短的扩展域名，像 .photo，很有竞争力。然而专业摄影师们纷纷涌向了 .photography，因为实际上，它缩短了域名，因为他们使用的大

多都是 JoeSmithphotography.com ，而现在可以变成 JoeSmith.photography，这实际上更简短，更直接，也更有意义。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令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很吃惊的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史黛西，请讲。

史黛西·金：

我说的话可能有一点争议，我郑重说明，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观点，与我的任何前雇主或未来的雇主无关。我认为，你们在看 TLD 的备选用途时也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系统是围绕 TLD 之前的运作方式构建的。很多规则可以回溯到只有 Network Solutions 的时候。关于如何让注册服务机构有一定竞争的问题。

我想在你们发展的过程中，所有这些 TLD 和注册管理机构都需要使用注册服务机构来分发他们的域名，但是注册服务机构不想签署一个无法在大销量和低成本中平衡的东西，你们实际上是在阻止有任何备选用途。这里存在一个冲突，因为它是有限制的。我们知道，有些 TLD 试图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工作，但是基本上在注册服务机构中无人问津。只要你有这个流程，域名的大量销售就会成为成功的 [指标]，因为合同是这么设置的，整个市场也是这么设置的。

阿德里安·金德利斯：

谢谢史黛西。你说的正是我要说的。同时至少今天仍然有注册服务机构想要向我们收取一笔最低费用 — 我现在是作为 .film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来说 — 因为我们没有转化出足够的量。比如说，虽然我们的批发价显著高于 .com，但他们赚的是 .film 域名的 10 倍。当我把它提出来，做什么并没有进入他们的考虑范畴。他们关注的唯一衡

量标准就是，好吧，让我们全面了解一下我们目前支持的注册管理机构，看看我们还要继续支持那些。他们使用总量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准。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遗留问题。但是我理解你的看法，他们要做生意。

注册服务机构部分在这里很重要。从出发点来看，在计划提交申请，希望获得 TLD 的人当中，肯定有人会考虑你的分发，以及如何 — 因为现在分发的格局已经大不相同，特别是不断进行的整合，而当时并不是这样。今后还会发生变化。所以我想，这里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域名的分发和销售，这取决于你的商业模型，确实需要好好考虑。

杰弗里·萨斯：

这是很好的一点，阿德里安。我想对于后续轮次的新申请人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提前了解你打算如何衡量自己业务的成功，你的真实目标是什么，而不仅仅是为了加入而加入。

雷，关于这个注册服务机构的讨论，我想请教你，因为你既是注册管理机构，也决定运营注册服务机构。这是为了克服史黛西提出的一些问题，让自己有更多机会创新吗？

雷·金：

我想可能比这更单调一点，在你卖域名时，涉及到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但是通常，最终用户只接触注册服务机构。但是现在，如果你要运营一个小众的 TLD，像我们的 .Wiki、.inc、.design，实际上就很难获得注册服务机构的关注，比如你要去参加一个 500 人的展会，说，嘿，我们可以卖 50 个域名。

你没法让注册服务机构说，“好，我会分担成本，我们会布置展位，我们会做海报，我们会做一个优惠券码在展会当天使用。”它的工作量非常大。这也会让客户感到困惑。因为我知道，就像我说的，安德鲁 (Andrew) 和我一起参加过很多推销域名的商展。当你向他们解释 TLD 时，他们会认为，他们最终会获得它。这时你会说，哦，但是你必须，“不是我们，而是你必须亲自到注册服务机构那里购买。”他们会说“哦，那是另一家公司。这太复杂了。”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需要自己的注册服务机构，这样我们就可以推销了。在人们对新 TLD 的观念中，只需要按一个按钮，输入你的联系方式和信用卡卡号，然后它就是你的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立了 Porkbun。在那之后，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做其他事情，像电子邮件和托管，逐渐变得更像一家实际的注册服务机构。但那对我们很有用。

我们喜欢使用 Porkbun 来帮助其他 TLD 注册服务机构进行市场营销，并尽可能地使这个流程简单化。所以设置优惠券码，参加展会，未来三天我需要折价 50%，我们想让这一切尽可能的简单和自动化，因为如果不自动化的话，人工反复跟踪这些事情，注册管理机构向注册服务机构寄发票，那简直是一场噩梦。

杰弗里·萨斯：

那也给了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与最终用户建立起直接联系，作为注册管理运行机构目前的分发系统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没有直接触达注册人的渠道。他们从技术上说是注册域名所在的注册服务机构的客户。那很有挑战性，也很有趣，因为它也是其他行业已经或者正在面临的情况，比如音乐行业的变迁，如今唱片公司甚至是内

容创作者都能直接联系到最终用户，而很多年以来这个行业一直都是采用分销的模式，唱片公司的客户是批发代销商、分销商，而不是听音乐的人。也许作为注册管理机构，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雷·金：

我认为当你运营小众 TLD 时就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你会更加关心找到那个以奇妙方式使用你的 TLD 的创始人。很奇怪，这个行业被分成了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两个分支。现在，这使得它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那不是说所有其他注册服务机构没有发挥很大作用来帮助我们营销自己的 TLD，而只是说有时会更困难，因为你的活动规模更小，而且你希望能够快速采取行动。要两家公司协同工作去争取一位消费者，这是很难的事情。从经济上说也不可行。

我想稍微回过头谈谈 .photography，你们聊的时候我还在想，我得说点什么，因为我们是 .photography 的两个申请人之一，而且我喜欢摄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时申请了它。当时我心想，天哪，它太长了。实际上，[卡伦 (Cullen)]告诉我它很长，而我不知道。我们只是在观望。最后在首场私下拍卖中，我们输给了 Donuts。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是我们痛苦的来源，因为在那之后，它就脱颖而出，很快就获得了成功。我认为它可以是 TLD 项目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一个由 11 个字母组成的字符串，就像你说的，在你面前证明了新 gTLD 项目以及它如何服务于一个我所钟爱的行业，一小群专业人士，还有摄影实践，我认为它很棒。

而且我认为定价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我们也为它绞尽了脑汁。因为过去大多数域名的定价差不多都是 10 美元。而在当今的新世界中，你既有很便宜的域名，又有很昂贵的域名。就像阿德里安说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我认为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行业的格局，回想在推出方面最大的困难，我想是解决定价的问题。我甚至不确定我们是否已经解决了。但是克服并且设法摆脱域名投资人的心态，更多地转向 TLD 运营商心态，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之后当然还有市场营销，我们刚刚讨论过。

杰弗里·萨斯：

很好。史黛西。

史黛西·金：

对，注册服务机构系统本身对大多数 TLD 而言都非常棒。它运转得很好。这是一个设立之后运转得非常好的系统。但问题在于，当你进入到新 TLD 项目，也就是一些创新的新 TLD，我们要如何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使用它们。通过维护这个系统，就好像是把创新限制在这个相同的模型之内，相同的工作方式之内。

我看到像 .wed 这样的 TLD，我没有参与，但是有观察，我想 .wed 的初衷非常好，对吧？把域名卖给即将结婚的情侣。伴随这个域名可以提供本地花店的信息，还有乐队和婚礼场地的信息，接着两年之后，域名价格飙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希望其他人能够为他们的婚礼获得域名，如果那是他们的域名，那么就可以归档自己的材料、相册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

但他们其实无法取得进展，因为注册服务机构会说“不行，我们不会注册这样一个域名，第一它需要我们发布信息，第二我们将因定价过高无法获得续费。好像没有人会为它续费。”这项业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能做或不能做，但是它们无法通过所有程序，也无法消除来自社群的反对。所以在我们切实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想你很难看到 TLD 真正尝试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马特·瑟林：

对。这是很好的一点，史黛西。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花 90 分钟只谈定价、市场营销和所有这些问题，因为随着这些 TLD 的推出，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而且老实说，它们还会继续推出。在那一轮之后，我们仍在推出新 gTLD。

但是我想回过头多说一句，既然我们谈到了个人轶事，我想说 mattserlin.photography 实际上是我拥有过的唯一的新 gTLD。我曾经其实是一名专业的新闻摄影记者。在我最终离开域名行业并退休之后，我会搬到一个海滩上，完全围绕我的 photography 域名做自己的小生意。就是这样。

杰弗里·萨斯：

那太好了，马特。带着这种创新的理念，甚至是史黛西明确定义的对挑战的理解，你们会想到哪些创新，或者在这个空间中你们看到并认为实际上很成功的创新有哪些，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雷·金：

数字射箭。

阿德里安·金德利斯：

撇开成功，我想说到创新，有一件事我们没有讨论到，那就是 IDN 的引入。这对互联网的全球参与而言是一个重大时刻，因为能够使用本地文字。而在新 gTLD 的引入方面，很多时候它都不被承认。

我知道，对于一个说英语的澳大利亚白人男性来说，可能不太适合抨击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从原则上说，它的推出是好事。我不知道它有必要在运营方面获得认可，我想如果我要批评 ICANN 的话，也许就是在普遍认知度以及普遍适用性上原本可以做更多的工作。而且我知道，在我们成立域名协会的时候，这是摆在最前面的一项工作。

所以当我们谈到创新时，我不想离我们预想的太远，别忘了从定义上来说，我想新 gTLD 项目最创新的方面就是能够以 ASCII 文字以外的文字引入或者注册 TLD。

在有了第一个授权域名 .shabaka 之后，这是一个阿拉伯文或使用阿拉伯文字的顶级域名，我们还没有获得我们想要的成功。我们以为成为第一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推动，会帮助新闻媒体 — 应该说当我们第一个在根区中获得授权的时候，获得了大量的媒体关注。但是在那之后，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所预想的发展情况。

也许那是因为使用 TLD 和注册二级域的人更喜欢或更习惯使用 ASCII，其他人对此也许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要说 .shabaka 是新 gTLD 项目的失败。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它必要的推动力，公平地说有很多因素。

但是在我们的讨论创新时，IDN 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创新，我想说不是。

至于我看到的其他使用，据我所知至少有一个 .brand 将自己的 .brand 用于所有内部技术网络支持。现在当然，它可以用 .com 实现这一点。但是我喜欢这个想法，使用他们的 .brand，在他们自己的空间内做这件事。这能给予他们一种安全感，而且他们可以根据需要大量生成新的域，然后就可以随意用于他们已有的各种用途。我想这就是我喜欢的一些创新使用。

杰弗里·萨斯：

是的，洛娜，很高兴你提出地理名称，还有相关性的概念，对吧？这些地理扩展域名给你放在小圆点左边的内容增加了直接语境和相关性。很好。谢谢！史黛西。

史黛西·金：

我稍微不同意阿德里安说的，IDN 是创新，但却是失败的。实际上我认为 IDN 是一项非常成功的创新。我想很多时候人们很容易忘记，创新可能需要走过一条十分漫长的道路才能到达终点。普遍适用性对于 ID 来说，对于所有 TLD 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你要确保你的 TLD 能够实际获得其他系统的认可。对 IDN 来说肯定也是如此。所以在获得域名后，你可以在一个认识这种文字的区域内使用它。但是当你试图发一封邮件给另一个不认识这个 IDN 的电子邮件提供商的时候，你就会遇到许多问题，或者说你试图把它作为电子邮件地址输入到银行系统的时候，他们就无法识别它。

所以这就回到了 TLD 的创新使用，在那之外，“哦，但是我们卖域名，而且它们将大量使用”。通过销售 IDN 域名，人们开始使用它

们，就会迫使在整个链条中发生改变，但是那将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

.brand 也是一样。人们认为获得了一个 .brand 后，就可以开始把它作为主要网站来使用，代表自己的主要形象，也许还会把它发给分销商。但是所有内部系统使用的都是旧域名。对一个公司而言，要将整个公司都搬到新 TLD，实际过程十分艰巨，有时可能需要 5 年，甚至 10 年，如果你的这些系统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的话。所以实际上我认为这确实是创新，只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让这个涟漪效应持续下去。

我要提到的另一个 TLD 就是 .art，我认为或者至少在我看来，它其实就像早期的 NFT。我们不一定要把域名用于市场营销，还可以用作一个数字证书，比如这就是一个艺术作品真实性背后的证书。还有一些 TLD 一直在扩展，我知道有一些注册服务机构也在为此努力，将它们用于加密钱包之类的东西，让 DNS 和这些唯一标识符发挥不同的作用。同样，不仅仅是在市场营销方面。

杰弗里·萨斯：

谢谢史黛西。阿德里安。

阿德里安·金德利：

谢谢。史黛西，我的观点应该是我不知道 IDM 能否称为一个成功的故事，因为我认为销售它还缺乏一些必要的工作。这就是我想说的。你知道，我是想鼓励它发展。它们在市场上没有获得相同的机会。在它们获得同等的机会之前，我想给一个负面的评价可能会有帮助。但是当然，我理解你的观点。

在地理名称方面，我发现把它们引入域名空间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它们引起了一点政策结构方面的问题，因为在那之前，你会让 ccTLD 坐在这间会议室里召开会议，后来是 gTLD 坐在这间会议室里召开会议。

再后来有了这些城市名称，它们多半是被赞助的，或者必须得到赞助，要么是地方政府和/或国家政府赞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联邦政府赞助。所以它们突然就跨界了，它们是 cc 吗？它们位于哪里？

我认为有趣的是，他们开始使用它之后，遵守了 gTLD 规则，但却受到了政府的支持。所以这是 ICANN 需要创新的一个方面。我前面说了，我离开了这个行业一段时间，所以我其实无法评论它有多成功。但是我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特殊的事物，地理名称 TLD 实际上带来了一个新的支柱，它不适合放在 ICANN 政策社群的“模具”中 [听不清]。

马特·瑟林：

大家都说得很好。我只想接着史黛西说的关于 .brand 的话题，因为它正好是我所在的空间。10 年前，当我们进行这些对话的时候，基本上会说“好，所以我们要把公司名 .com 切换成什么什么 .home.tld.brand，对吧？这时 CTO 们就会研究所有需要对基础设施做出的变更，坦白说，这把他们吓了个半死。

但无论如何他们会申请，仅仅是为了拥有它。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很多 .brand 采用了很多其他方式来有效利用他们的 TLD，不管是市场营销活动，还是具体的展览 .brand，等等。很少有 .brand 被真正用于从他们的核心网站切换过来。

其中有一些这么做了，但是就像史黛西说的，花了 10 年、20 年的时间。所以我认为，观察人们提出新的、创造性的方式使用 .brand 或者任何诸如此类的 TLD，其实充满乐趣。另外一点，因为有人提到了具体的域名，我认为有一个肯定是创新，那就是 .new。域名 .new 让人们有权进行某种行动导向的使用，不管是电子表格、你要设置的帐户还是服务。我认为在这里我们肯定看到了一些创新。

杰弗里·萨斯：

对，我同意，马特，.new。我很高兴你把它提出来，我都忘了。我其实会在很多场合使用它，用来打开一个新文档或者其他东西。所以 Google 把它用得非常好。有一点也很有趣，雷指出早前有一些巨头，像 Amazon，还有 Google，他们大规模参与到这个项目中，其实帮助我们做了很好的证明。在我们和人们交谈的时候，在我们提出申请并说明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好像觉得我们是疯子，就像在说，顶级域是什么东西？你们在说什么？当你可以回过头来告诉他们，好吧，Google 申请了这么多，Amazon 也参与了，突然之间，他们就表示“哦，好吧”，他们终于认为我们在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们很乐于看到这些巨头不仅仅参与进来，而且就像你说的，还进行了创新。所以感谢你提出来。

现在离会议结束还有大约 10 分钟。我们还有最后的机会来分享一些精彩的故事。在临近结束前，不妨来回顾一下。现在我们站在 10 年之后。大家对此有何感想？从 10 年后回过头来看，你们觉得它发展得怎么样？同时，假设要你们向正在考虑在下一轮申请的人给出一点建议，你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请大家依次来回答这些问题。时间可能正好。谁想第一个发言？

雷·金：

实际上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杰夫。我不知道这是否合适。你常常谈到重大的电臀舞时刻 (twerking moment)，以前没人知道 gTLD，后来人人都知道了它。对我来说感觉有点像慢火。但是我知道，你认为这个时刻发生在过去，还是发生在未来。

杰弗里·萨斯：

对。谢谢雷。雷所说的电臀舞时刻，是我在 2013 年的讨论组中提出来的，我想当时是在召开流量会议。我和里克·施瓦茨 (Rick Schwartz) 在一个讨论组。当时我说这个行业还没有出现一个“电臀舞时刻”，意思是曾经没人知道电臀舞是什么，直到后来麦莉·赛勒斯 (Miley Cyrus) 在一场深夜脱口秀中提到了电臀舞，第二天全国人民就都知道电臀舞是什么了。我说的电臀舞时刻是这个意思。

我要说的是，雷，我们还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称得上全行业范围内的电臀舞时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小跳了几下“电臀舞”。我认为特别是 .club，当黛咪·洛瓦托 (Demi Lovato) 有计划地推出 Lovato.club 的时候，那是一个不错的电臀舞时刻。去年初的 Clubhouse 对于 .club 也有点像电臀舞时刻。我想目前加密货币采用很多 XYZ 域名的情况对它们来说也有点像电臀舞时刻。我想就像流行音乐成为一种文化，电臀舞属于文化范畴。但是我认为，我那时所希望或期待的重大的电臀舞时刻还没有发生。阿德里安。

阿德里安·金德利斯：

我想要加入。不过也许我应该问问我的治疗师。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当你们在外面看到 TLD 时还会不会觉得乐在其中，就像我

在电影院，突然看到 .movie，或者在公交车的车身上看到 .world，这时我通常会拍照，像一个失败者那样满大街跑，只为拍下公交车的照片。

的确，随着我的职业生涯发展，周围没人能理解我，他为什么会对着这个…傻笑？我确实对整个流程充满兴趣，对与我打过交道的人充满兴趣，而且现在依旧如此。能够和你们大家共处绝对是一种乐趣。对我而言，这仍然是长久的回忆，或者长久的体验。我还是很兴奋。不管之后我做什么，当我看到某个东西来自于我所熟悉的 .com 或 .au，属于新 gTLD 领域的一部分时，我还是会兴奋起来。我认为这带给了我一段非常积极的回忆。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杰弗里·萨斯：

我喜欢。谢谢，阿德里安。史黛西。

史黛西·金：

你的问题是，它算不算成功？还有我们有什么建议。对我来说很难说这个流程算不算成功。但是我想回过头来看，我不得不说算。原因和之前一样，因为改变是非常困难的，要花很长的时间。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改变过程，显然，随着新玩家的加入，和老玩家共存，需要进行一些迭代和一些工作。所以对，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流程。在它背后有很多头疼的问题。但这是漫长过程的一部分。

至于建议，我建议任何想要申请新 TLD 的人都去申请，只要你有自己的因，你对这个 TLD 有想要达成的目的。不要因为你觉得也许可

以进入拍卖并从中赚钱而去申请，因为我认为事情将会发生变化，这些拍卖背后的观念会发生变化。

我也要讲，请想好你为什么要使用它，它的运行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帮助这个社群真正迈向成功。也许是我们想要获得一个 .brand。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保护我们的品牌。而且我们有一些单独的用途。但是背后肯定会有某种想法。

如果你们想要去做一些非常不一样的事情，请去做。在这个社群中，想要推动某些事情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但那绝对是必要的。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全方位的改变。谢谢。

洛娜·格拉登：

回过头看它是不是成功？是，它算是一种成功。虽然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我们都解决了。对于未来的轮次，我要说的是，不要试图把它变得完美。它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完美的流程。众所周知，完美是优秀的敌人。对于申请人，接着阿德里安和史黛西说的，要有自己的愿景、努力的目标。

还要建立合适的团队，让利益相关方真正参与进来。因为对于 .brand，有时会出现一两个孤独的声音，为他们的 .brand 奋斗。如果你能召集更大的利益相关方团队，就更有机会成功并长期存在下去。

马特·瑟林：

大家都说得非常好。我也要讲，虽然本次 Zoom 会议中只能看到我们六个人的脸，但是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和我们有着类似的经历。所以我要向社群中每一个 10 年前就参与进来的人致意。

这是成功吗？是的，绝对是。最终，我们没有打破互联网。记得我们曾经对根区扩展、对根可以支持多少个 TLD 开展过大量对话。我们没有打破互联网。我想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底线。

回到阿德里安说的，昨天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到有一张车尾贴上面有一个 .salon 域名。这时我会心一笑。我想，这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以前我从来没有在外面见到过像这样的 .salon 域名。所以这很奇妙。我想我们都会暗自窃喜并为此感到骄傲。

对于下一轮申请人的建议，我想，大家都说得很好。我最主要的建议就是，要灵活，非常灵活。不管你的时间表是什么，里程碑是什么，都要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都会改变，就像潮起潮落一样。但是谢谢，这个过程很棒。

雷·金：

关于阿德里安说的，因为我在纽约待了很长时间，所以不管去哪里，我都很喜欢看到 .NYC 域名。对我而言这很好地证明了 TLD 最终进入了实际应用。

我记得，域名的出现是为了让人们不用记忆 IP 地址。现在我们可以使用 TLD 部分来表达意思，这真是太棒了。我们带着各自拥有的 TLD 走了很长一段路。我想下一轮，他们将会有更多。但是域名的目的没变。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那么对我而言，这个项目算不算是成功？绝对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对域名赋予了更丰富的含义。作为域名人，域名是地址的一部分，你作为消费者或小企业可以控制，而不必依赖其他平台。我想我们已经把这个选择给了互联网上的几乎每一个人。我认为这绝对是巨大的成功。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一段奇妙的旅程。无可替代。我认为它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新的事物，确实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体验。我唯一的建议就是，我想史黛西也说过了，热爱你的 TLD，这样就不会感觉像在工作。

杰弗里·萨斯：

很好，雷，也非常感谢各位。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讨论。我必须要说，当你和注册了其中一个扩展域名的注册人交流的时候，马特，如果你停车去问那个贴着车尾贴的人，我敢肯定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对于拥有这个 .salon 域名有多么激动，他们的感觉有多特别，这使他们的企业以及在线形象有多特别。

我认为那其实正是这个项目的成功所在，我们业内人觉得每当有人注册新 TLD 时，他们都会跳起来大声宣告说“嘿，我刚刚注册了一个 .club。”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只是注册了一个适合他们的域名。就是这样。他们没有注册新的 TLD，没有注册什么特别的东西。他们注册的是对他们而言有用的域名。他们对此很高兴，如果他们高兴，那么我们大家都应该高兴。

本次讨论非常精彩。就像马特说的，感谢大家的聆听。感谢阿德里安、史黛西、洛娜、马特和雷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和我们一起分享故事。不管是在座的各位，还是作为听众的各位，都有无数的故事。希望我们很快就能当面一起分享。

我要谢谢每一个人。下面我要交给马丁结束本次会议。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和你们一起参加这个会议。

马丁·萨顿：

非常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讨论组成员们。本次讨论很有启发性，充满真知灼见，也妙趣横生，让我们回想起过去 10 年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期待有朝一日能回到 ICANN 会场周围的酒吧再好好聊聊。我希望这不会太远。

也恭喜各位讨论组成员，恭喜每一位参与了 this 旅程的人。它是非同寻常的。期待下一个 10 年我们能在新 gTLD 世界中见面。

感谢大家加入我们。真是太棒了。非常谢谢大家，祝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天。

[会议记录结束]